

顾千里集外书信辑录

周 茹 燕

顾千里，名广圻，号涧蓂，别号思适居士，江苏元和人。生于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，卒于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，是清代著名的校勘学家。笔者近年收集到顾千里书信39封，大部分是他与段玉裁、王引之等学者的论学之作，也有些是友朋间的来往书信。这些书信，对研究顾千里的生平、交游、思想演变和治学经验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。39封书信中除14封收录于顾千里的著作集——《思适斋集》、《思适斋集补遗》中，较易于查阅外，其余有的是未刊的手札，有的则散见于其他书籍中，一般难以见到。今将顾千里集外书信25封，加以标目、标点和必要的按语，辑录如下，以便读者参阅。

在辑录过程中，得到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的大力支持，并承顾廷龙、潘景郑两位前辈专家指教，特此致谢。

一、与瞿中溶书

木夫仁兄大人左右：接奉惠函，藉稔元旋曼去，欣慰奚如。并荷赐以各碑二十二种，中多素日想拓而不能得者。府学两通，旧打极精，甚为拜感，诚非言罄也。昨见《新志》所添金石一门，纍纍百出，韩蘄王碑注，书撰人姓名未详，是青浦《萃编》亦未曾寓

目，真令人喷饭矣。吾兄《吴中金石记》，倘有目录副本，望借来一读，至感至感。鄙意此书可先单行，学兄以为何如？纫至嚬本拟同游，又以琐杂未果。新得宜兴蛟桥苏题，乘其便带呈一纸。泚墅公所宋赵用志，容再访。此请台安，匆匆不尽。愚弟顾千里顿首。十月朔吉。

按：此书录自上海图书馆藏手札抄件。

瞿中溶（1769——1842），字莼生，号木夫，嘉定人，为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之婿。由庠生官湖南布政司理问。博览群书，尤精于金石之学。著述有《说文地名考异》、《汉魏蜀石经考异辨正》、《钱志补正集》、《续汉金石文编》等二十余种。

乾隆末年，顾千里与瞿中溶在苏州相识，因志趣相投，而成莫逆。两人经常切磋学问，研讨图书、金石之学。此书即为论学通信之一。

“青浦《萃编》”，指青浦王昶所辑之《金石萃编》。最早有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经训堂刊本，此书当写于1805年以后。

“纫至嚬……”句中，纫似指叶纫之，千里同里好友。嚬，即嚬城，在今嘉定县南门外。

二、与汪士钟书

闾翁先生阁下：顾千里顿首。承问刻书避讳，凡系本朝人撰著无不敬谨改字，其前朝人书重写样者亦然。唯翻宋板则但凿去一二笔，或半个不等，向来如此办也。草此布复不一。廿三日。

按：此书录自上海图书馆藏潘博山辑《明清藏书家尺牘》。

汪士钟，字闾源，长洲人。清吴中著名藏书家，并以雠

对精审闻名。其藏书室曰“艺芸书舍”。撰有《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》，摹刻宋本《孝经义疏》、《仪礼单疏》、《诗说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等多种。

据赵治琛《顾千里先生年谱》，汪士钟与千里相交于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），此书似即写于此年。

三、与王引之书（四封）

曼卿先生大人阁下：前蒙赐《淮南杂志》，曾肃寸楮布谢，定邀鉴及。迺惟侍奉万福，诸多如意，载深仰颂。宋槧《淮南子》已归此地汪氏，承命借到，校勘一过，实在《道藏》之上。摘其异同各条汇录，呈备采择。又承询及拙说，奔走之余，荒落已甚，殊愧酬对。辄附数条，不敢虚垂问之雅而已，非有足观也。若获节取，如陈氏观楼，则意外之荣幸矣。专此，敬请钧安。不尽。晚生顾千里顿首启。

按：此书及下列三书均录自赵治琛编《顾千里先生年谱》。

王引之（1766—1834），清著名训诂学家。字伯申，号曼卿，江苏高邮人。嘉庆进士，官至工部尚书。继承其父王念孙音韵训诂之学，世称“高邮王氏父子”。著有《经传释词》、《经义述闻》等。

据《顾千里先生年谱》，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引之赠千里《淮南杂志》，并请其将宋本《淮南子》与道藏本详加校勘，本信即就此事作答，写作时间当为1820年。

晚生顾千里敬启曼卿先生大人阁下：客冬得《淮南》续刊，伏稔起居康懋，福与时增，载深欣颂。且以谀闻仰获附青云而称后世，忭颂之私，非笔所罄。唯大序奖饰逾分，当之滋慙，尚期刻励颉副，垂赏于万一也。先秦各书，想《读书杂志》均有校本。

现在刊成若干种，除已见赐外，仍望授读，曷胜幸甚。前承在此间惠分清俸，愧感交并，兼怅舟次匆匆拜谒，未克将积年所蓄疑义一一叩请发蒙。昨检行篋旧稿，谨录文一篇，呈求海正。务希直笔指南，是所翹盼。其余尚有杂著小文，未经楷写，改日统拟续上也。肃此，谨请台安。不尽。顾千里顿首再拜。二月一日，上启。

按：此书作于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。

曼卿先生大人阁下：献岁由南雅学士付下手书，伏稔侍奉多福，简转春官，深为忭庆。并承赐问贱体，曷胜铭荷。前呈《荀子》各条，系就旧时管窥，命人病中录出，大抵浅近，恐无所当。若得老大人采择，附《补遗》以传，荣且不朽，先此鸣悃为禱。去年寄到惠颁《经义述闻》叁拾贰册，阐发渊源，悬之国门，晓究声音文字之原，用祛自古相沿之蔽，使凡后学，既奉宝书，晓然指南，不独得所遵循一身。私幸虽委顿之余，自力不前，转形怅惘，惟教诲殷勤，始终不弃，倍增感激也。累月以来，末疾殊剧，右手恐废，有羈仰答，弥怀惶悚，但祈愿宥。肃此敬贺，并以申谢。顺请崇安。余容少闲续布，统望垂鉴。不尽。晚生顾千里顿首。正月廿七日。

按：此书作于道光四年（1824）。

敬启者：前承复示，藉稔起居，远符慰颂，并荷垂询宋本《荀子》。此书敝地收藏家曾见两部，一吕夏卿本，卢校所据，曾为人校过。一钱佃本，即王厚斋所谓监本，未及借得，容俟岁内返里时，代为踪迹，当校出一通奉上也。顷吴有堂兄属以《释名》呈正，其说单用本书比例为准，未识尚为有当否？若能不弃赐序，造就末学非浅矣。统此，布请曼卿先生大人台安。晚生顾千里顿首。九月廿四日启。

按：此书作于道光四年（1824）。

四、与汪喜孙书（八封）

所喻一文两稿，鄙意不宜兼存。丁小雅论《明堂》、《通释》二稿并刻，似不甚妥。

先稿陆续校写，其《正编》大率依刘端翁本，亦有仍元刻及添校处，但无多耳。《续编》僭定处较多，而《外文》据鄙见不必尽收，须精择而载之，方与全书相称。昨孙渊翁示录各札，似可不存，今寄呈，酌以为举例，余条不一一。

《述学》正文四卷，大抵用端临先生校居多。《补遗》一卷，专就尊公先生两次目录所有为定，其余概入《外文》。历次寄下及孙、段各处之稿，择载九首，《外文》共得四十首。

《内篇》以下并为欧体，卓然不朽之书，自非六丁所能取去耳。

段茂翁家所存，业经取到校勘钞录。鲁鱼道远，不及商量往复。随条核记，统俟核正可也。

委刊刻《述学》，兹已竣工，奉上清样全部。又前付来底稿一并交呈，新增文一卷，已遵示改名《别录》矣。此书传写之讹合诸端翁所校大约已正，惟恐修板或有一二不到处，亦俟教知为幸。

按：此书及以下7封书信均录自汪喜孙编《汪氏学行记》。汪喜孙，字孟慈，又名喜荀，江都人。嘉庆十二年丁卯（1807）举人。喜藏书，长于考据之学。道光二年（1822）顾千里为汪喜孙校刻其父汪中所撰《广陵通典》，并作校例及序；次年又为喜孙校刻汪中所撰《述学》。这八封书信就是这一时期的通信。

前后寄下草稿俱在，并无遗失。若付刊，能如前札所呈。一将各人祭文行状汇附《述学》后，唐、宋人集之成例也；一将各书散见条录汇成一种，略如《潜邱杂记》；大同小异亦一成例也。未知于尊见有合否？

尊公先生稿本俱收存，鄙意再四思维，定宜汇为一部。别录，题一新名，内分子目，仍存各种旧名，方为妥贴。

《知新记》俟汇集各种再行勘定。前面白郑注唐人一条已在《通鉴·文宗记》内检得，丝毫不错，可见读书之难矣。若谓新、旧唐书郑注传无此文，未必非郑康成注，岂不大错耶。

前后寄来各种，虽曾再四踌躇合为一书，收拾必以干净妥当为主。无如年来精力就衰，无能为役，谨总封交还，幸能谅而恕之。

《广陵通典》自闰月至今，无日不看，仅校定大半。凡校书之法必将本书透底明白，然后可以下笔；必将本书所引用之书透底明白，然后可以下笔。否则望文生解或寻觅出处，必致失其本旨而不自觉。虽方今宇内颇少能知书之误不误者，然潦草塞责，岂见委之意耶！

《广陵通典》引《隋记》“龙舟二百丈”，仆改“丈”为“尺”。据严衍《通鉴补》，此处云：“高四十五尺，阔五十尺，长二百尺。”衍自言用功卅年，可信也。

承委《广陵通典》之事，将次校毕。第八卷尾原缺十三年，定当如来教，无庸添补。其余凡张翁有误改处，已悉改回，并批明其所以然。大率什去其八九，仅从其一二耳。走生平无徇情事，愿勿以失真虞虑。至别有不得不改之处，前信内略举四例。此四例内惟移较多，盖编年之书断不能前后错乱；其删、添、改殊少，亦均批明其所以然，大约就原文讨论、修饰而已，更不至失真也。

尊公大人《哀词》，兹具稿呈上。走之此文，上方屈、宋不足，下比崔、蔡有余。走无文集，或姑刊诸《通典》后，附以行世。

《通典》粗已校讫。昨申翁来，于案头见之。若送彼看，须待来命，走不敢擅专也。又拙撰《哀词》稿，知已览及。此文虽未足掄扬尊先公于万一，然其意惊心，其词动魄。内有二处应注，一言“知新记”，一言“吊黄祖文”，当再补入录上也。

《广陵通典》校讫，尊意欲请李申翁再看，但此时业已写刻将半，难于又有更改。竟于明年刊成后印一部，请申翁撰足下所言之《考异》，必万妥万当矣。

今刷出已印清样《广陵通典》一卷。此书不能照某翁意改。诚如尊谕，承委刊校，自当竭某所知。今将某翁所改而不应改者，一概改回。谨将此一卷粗举为例，草具别纸并呈俟裁。如其可采，便用此例。如曰不然，望别从尊处底本写一清本来，以便遵刻。缘前番之草本久已丹黄重叠，一改再改矣。若再下笔，写样人断无从下手故也。至于刊校此书，似不应同某向日刻书之法，言各有当，夫岂一端，想高明能自悟之。

五、与陈逢衡书

穆翁先生阁下：承借《后汉记》、《古文苑》，送交。再恳尊藏足本《孔丛子》有《连丛子》者一用。容与《补注》并还。闻从者作过江之游，俟回再候。此请日安不一。广圻顿首。十七日。

按：此书录自上海图书馆藏潘博山辑《明清藏书家尺

牋》。

陈逢衡（1778~1855），字穆堂，江都人。清吴中著名藏书家，并精于雠对。其藏书室为“瓠室”，著有《竹书纪年集证》、《逸周书补注》等。据赵诒琛《顾千里先生年谱》，陈逢衡与顾千里相识于扬州，道光四年（1824）时往返尤为密切。本书似写于此年。

“从者”即“左右”之意，此系作者对陈逢衡之尊称。

六、与顾菴书

南雅先生大兄阁下：昨闻荣转，喜不可胜。正思驰贺，旋得惠书。藉稔起居康吉，慰甚，慰甚。至弟讹传一说，实出于里中某甲，不谓远达都中，致劳垂念，感歉交并。弟顽健虽逊前，而自与旧居停洪殿撰分手后，久不饮酒矣。唯失馆困顿，时苦肝疾，然尚不剧也。前有一札备陈下情，欲求援手代谋位置，交小婿钮承之寄京，想荷览及，唯企德音。兹有致王伯申先生信一封，外《荀子》六册；又诸城刘公（官讳喜海）信一封，外书两册，又外孟慈信一封，统析分致。琐渎为感，此请台安。不尽。弟千里顿首拜启。十一月十七日

又续接惠书并漳州经幢，系久访未得者，谢甚，谢甚！

按：此书录自上海图书馆藏潘博山辑《明清藏书家尺牋》。

顾菴（1765~1832），字希翰，一字吴羹，号南雅，晚号息庐，吴县人。嘉庆七年（1802）进士，官至通政司副使。学识深邃，工诗文，善书画，著有《滇南采风录》、《思无邪堂诗文集》等。

据《顾千里先生年谱》，道光元年（1821），千里应洪莹（字宾华）之招，往扬州为之校刻宋槧本《名臣言行录》，

至道光三年（1823）仍在洪家校刻《说文系传》。而此书谓：“自与旧居停洪殿撰分手后……”洪殿撰即洪莹，可见此书写于道光三年（1823）之后不久。又据道光四年（1824）正月千里与王引之书，曾自述病情加剧，则本书所云“至弟讹传一说……”，即指千里患病，而讹传其病亡。故此书当写于道光四年（1824）。

七、与吴春生（春斋）书（九封）

返舍后俗事坌集，又将匆匆解维，委写之件，竟不得捉管，因仓猝为之，必弥增其恶劣也。开春当与观察诗一并报命。叨在爱下必能恕其迟滞耳。草草，留致春生一兄大人。广圻顿首。廿九日。

按：此书及其后八封书信，均录自上海图书馆藏《顾千里江沅手札》，书写年份不详。

春生、春斋未知是同一人否。

日前承枉过，未及谢步为歉。所悬《隶韵》，想鼎力已成之。陶三兄处，弟拟窥清秘，曾代道意否？祈均示知。即此，布请春生仁兄大人台安。广圻顿首。

附交《南北朝文钞》，并谢。又行。十七日。

前惠期岁困，此穆生醴也，拜嘉何似。《日本国考略》呈上，阅毕后再掷还可耳。即候春生一兄大人日安。广圻顿首。

按：“前惠期岁困，此穆生醴也，拜嘉何似。”这里引用《汉书》中楚元王因穆生不善饮酒而专为其设醴（甜酒）的故事，来比喻吴氏对千里的赠礼及其知遇之情。

碌碌久未奉书为歉。伏维侍奉万福，合潭集庆，是忻是颂。兹有愚者宝元《集韵》，实为海内宝书，行世颇罕。其曹氏刊板尚存，但残损小半。弟意欲为之补全，拟募资十分，每分各出元银叁拾两，为数尚属无多，想大雅必乐襄此善举，慨助壹分。其银望交至舍间。此时补刊已得过半，年内成工印行，当以书六部作报也。即候台裁，并希惠音。专此布渎，顺请文安。上春斋仁兄大人阁下。弟顾广圻顿首。

令弟均此道候不另，又行。十六日。

前得来函，深感注存。旅次多冗，未即复候。比想侍奉万福，文境双优，以忻以颂。补刊《集韵》，承许售书贴补刊工，铭泐之至。匠人处，此间业经料理。其项会付舍下，倘能于早晚便中掷去，俾应节前之需，尤荷盛情。万勿远寄，诸多不便也。顺候迓安。不尽。上春生一兄大人阁下。弟顾广圻顿首。廿五日。

愚借《梁书》，即付下为感。专此，并候文安。春生一兄先生。广圻顿首。初九日。

适得《松江诗抄》一部，其书于小传、诗话，颇有遗文逸事可备查检，聊以上诸邺架，伏惟晒而存之。余早晚晤尽，不一一。春生仁兄大人。广圻顿首。十三日恕缄。

春翁仁兄左右：送上委写素册一叶，拙作五言颇有关系于经学，故就大雅正之。至所写，目眇手强，略不复成字，非独不能更作小篆也，罪罪。外拙文一首，友人所刻，并请教。毫笔附交令弟。四兄有屈被落，不识南还否？念念，草此。并问时安，容再面颂。不尽。弟顾千里顿首。端阳后三日启。

送到编年十八本，望检收。前谕价数，倘能酌增则尤好。缘此本双行，与时本单行者不同也。草草奉读，并候日安。不一。春斋仁兄台览。弟顾广圻顿首。初一日。

附录：顾千里著作集中的书信目录

1. 与段大令论椒聊经传书
2. 答张子絮问读毛诗注疏书
3. 与吴春斋书
4. 与阮云台制府书
5. 与赵味辛论韩诗外传误字书
6. 与邓溥泉书
7. 与刘金门宫保书
8. 与吴山尊学士书
9. 与孙渊如观察论九卷本古文苑书
10. 答叶纫之论广惠庙碑书
11. 与段茂堂大令第二书
12. 与段茂堂大令第三书
13. 与陈仲鱼孝廉书
14. 又与吴山尊学士书

(1~10辑入顾千里《思适斋集》；11~14辑入王欣夫编《思适斋集补遗》。)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